後漢書/卷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顯宗孝明帝紀第二 ◄

後漢書
肅宗孝章帝紀三

► 孝和孝殤帝紀第四

肅宗孝章皇帝諱炟，顯宗第五子也。〈《謚法》曰：「溫克令儀曰章。」《伏侯古今注》曰：「炟之字曰著，音丁達反。」〉母賈貴人。永平三年，立爲皇太子。少寬容，好儒術，顯宗器重之。

十八年八月壬子，即皇帝位，年十九。尊皇后曰皇太后。

壬戌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。〈《帝王紀》曰：「顯節陵方三百步，高八丈。其地故富壽亭也，西北去洛陽三十七里。」〉

冬十月丁未，大赦天下。賜民爵，人二級，爲父後及孝悌、力田人三級，脫無名數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級，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子；鰥、寡、孤、獨、篤　　、貧不能自存者粟，人三斛。詔曰：「朕以眇身，託于王侯之上，統理萬機，懼失厥中，兢兢業業，未知所濟。深惟守文之主，必建師傅之官。詩不云乎：『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。』〈詩大雅也。鄭玄云：「愆，過也。率，循也。由，用也。言成王之令德，不過誤，不違失，皆循用舊典文章，謂周公之禮法。」〉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，爲國元老；〈趙憙，光武時爲太尉，明帝時行太尉事，故曰三代在位。元，長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方叔元老。」〉司空融典職六年，〈融，牟融。〉勤勞不怠。其以憙爲太傅，融爲太尉，並錄尚書事。〈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。錄尚書事由此始。〉『三事大夫，莫肯夙夜』，小雅之所傷也。〈詩雨無正之文也。三事，三公也。鄭玄注云：「幽王在外，三公及諸侯隨而行者，皆無復君臣之禮，不肯晨夜省王。」〉『予違汝弼，汝無面從』，〈尚書益稷之文

也。孔安國注云：「我違道，汝當以義輔正我，無面從我。」〉股肱之正義也。羣后百僚勉思厥職，各貢忠誠，以輔不逮。申勑四方，稱朕意焉。」

十一月戊戌，蜀郡太守第五倫爲司空。

詔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。〈酒泉，今肅州縣也。《前書音義》曰：「城下有泉，其味若酒，因名酒泉焉。」〉遣酒泉太守段彭救戊己校尉耿恭。

甲辰晦，日有食之。於是避正殿，寢兵，不聽事五日。詔有司各上封事。

十二月癸巳，有司奏言：「孝明皇帝聖德淳茂，劬勞日　　，〈日昃，日昳。《尚書》曰：「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，不遑暇食。」〉身御浣衣，食無兼珍。澤臻四表，〈《尚書》曰：「光被四表。」〉遠人慕化，僬僥、儋耳，款塞自至。〈款，扣。僬僥、儋耳解見明紀。〉克伐鬼方，〈鬼方，遠方。《易》曰：「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。」〉開道西域，威靈廣被，無思不服。以烝庶爲憂，不以天下爲樂。備三雍之敎，躬養老之禮。作登歌，正予樂，博貫六藝，〈周禮保氏敎之六藝：一曰禮，二曰樂，三曰射，四曰馭，五曰書，六曰數。《前書》藝文志曰以禮、樂、春秋、易、詩、書爲六藝。博貫謂究極深幽耳。〉不舍晝夜。聰明淵塞，著在圖讖。〈河圖曰：「圖出代，九天開明，受用嗣興，十代以光。」又括地象曰：「十代禮樂，文雅並出。」謂明帝也。〉至德所感，通於神明。功烈光于四海，仁風行於千載。而深執謙謙，自稱不德，無起寢廟，埽地而祭，除日祀之法，〈春秋外傳曰：「日祭，月祀，時享。祖禰則日祭，高曾則月祀，三祧則時享。」今此除日祀之法，從時月之祭。〉省送終之禮，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。天下聞之，莫不悽愴。陛下至孝烝烝，奉順聖德。臣愚以爲更衣在中門之外，處所殊別，宜尊廟曰顯宗，其四時禘祫，於光武之堂，閒祀悉還更衣，〈《續漢書》曰：「五年再殷祭，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。父爲昭，南向；子爲穆，北向。禘以夏四月，祫以冬十月。禘之爲言諦，諦審昭穆尊卑之義。祫者，合也。冬十月五穀成，故骨肉合飲食於祖廟，謂之殷祭。四時正祭外，有五月嘗麥，三伏立秋嘗粢盛酎，十月嘗稻等，謂之閒祀，即各于更衣之殿。更衣者，非正處也。園中有寢，有便殿。寢者，陵上正殿。便殿，寢側之別殿，即更衣也。」〉共進武德之舞，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。」〈前書高廟奏武德、文始、五行之舞。〉制曰：「可。」

是歲，牛疫。京師及三州大旱，詔勿收兗、豫、徐州田租、芻稾，其以見穀賑給貧人。

建初元年春正月，詔三州郡國：「方春東作，恐人稍受稟，〈稟，給也。稍，爲少。少給之不頓與。〉往來煩劇，或妨耕農。其各實覈尤貧者，計所貸并與之。〈并音必政反。〉流人欲歸本者，郡縣其實稟，令足還到，聽過止官亭，無雇舍宿。長吏親躬，無使貧弱遺脫，小吏豪右得容姦妄。〈《前書》曰，百石已下有斗食佐史之秩，言小吏也。〉詔書旣下，勿得稽留，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。」〈無狀謂其罪惡尤大，其狀無可寄言，故云無狀。它皆類此。〉

丙寅，詔曰：「比年牛多疾疫，墾田減少，穀價頗貴，人以流亡。方春東作，宜及時務。二千石勉勸農桑，弘致勞來。羣公庶尹，各推精誠，專急人事。罪非殊死，須立秋案驗。有司明慎選舉，進柔良，退貪猾，順時令，理冤獄。『五教在寬』，帝典所美；〈五教謂父義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也。尚書舜典曰：「汝作司徒，敬敷五教在寬。」〉『愷悌君子』，大雅所歎。〈愷，樂；悌，易也。詩大雅泂酌篇曰：「愷悌君子，人之父母。」〉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」

酒泉太守段彭討擊車師，大破之。罷戊己校尉官。

二月，武陵澧中蠻叛。〈武陵，郡，今澧州。《水經》曰「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之北」也。〉

三月甲寅，山陽、東平地震。己巳，詔曰：「朕以無德，奉承大業，夙夜慄慄，不敢荒寧。〈孔安國注《尚書》曰：「不敢荒怠自安寧。」〉而災異仍見，與政相應。朕旣不明，涉道日寡；又選舉乖實，俗吏傷人，官職秏亂，刑罰不中，可不憂與！昔仲弓季氏之家臣，子游武城之小宰，孔子猶誨以賢才，問以得人。〈論語，仲弓爲季氏宰，問政，子曰：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」子游爲武城宰，孔子謂之曰：「汝得人焉耳乎？」〉明政無大小，以得人爲本。夫鄉舉里選，必累功勞。今刺史、守相不明真僞，茂才、孝廉歲以百數，旣非能顯，而當授之政事，甚無謂也。每尋前世舉人貢士，或起畎畝，不繫閥閱。〈《說文》曰：「畎，田中之溝。」音工犬反。《史記》曰：「明其等曰閥，積其功曰閱。」言前代舉人務取賢才，不拘門地。〉敷奏以言，則文章可採；明試以功，則政有異迹。〈敷，陳；奏，進也。令各陳進其言，則知其能否也。《尚書》曰「敷奏以言，明試以功」，則政之類。〉文質彬彬，〈彬彬，雜半之貌。〉朕甚嘉之。其令太傅、三公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、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。」

夏五月辛酉，初舉孝廉、郎中寬博有謀，任典城者，以補長、相。〈任，堪使也。典，

主也。長謂縣長，相謂侯相。〉

秋七月辛亥，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。〈籞，禁苑也，音語。《前書音義》曰：「折竹以繩懸連之，使人不得往來，謂之籞。」〉

八月庚寅，有星孛于天市。〈《史記》曰：「房爲天駟，東北曲十二星曰旗，旗中四星曰天市。」〉

九月，永昌哀牢夷叛。

冬十月，武陵郡兵討叛蠻，破降之。

十一月，阜陵王延謀反，貶爲阜陵侯。

二年春三月辛丑，詔曰：「比年陰陽不調，飢饉屢臻。深惟先帝憂人之本，〈本謂稼穡。〉詔《書》曰『不傷財，不害人』，誠欲元元去末歸本。而今貴戚近親，奢縱無度，嫁娶送終，尤爲僭侈。有司廢典，莫肯舉察。春秋之義，以貴理賤。今自三公，並宜明糾非法，宣振威風。朕在弱冠，未知稼穡之艱難，區區管窺，豈能照一隅哉！〈史記扁鵲曰：「以管窺天，以隙視文。」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，在事者備爲之禁，先京師而後諸夏。」〈《公羊傳》曰：「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，內諸侯而外夷狄。王者欲一乎天下，曷以內外之辭言？自近者始也。」〉

甲辰，罷伊吾盧屯兵。〈永平十六年置。〉

永昌、越巂、益州三郡民、夷討哀牢，破平之。

夏四月戊子，詔還坐楚、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，令歸本郡。

癸巳，詔齊相省冰紈、方空縠、吹綸絮。〈紈，素也。冰言色鮮潔如冰。釋名曰：「縠，紗也。」方空者，紗薄如空也。或曰空，孔也，即今之方目紗也。綸，似絮而細。吹者，言吹噓可成，亦紗也。前書齊有三服官，故詔齊相罷之。〉

六月，燒當羌叛，金城太守郝崇討之，敗績，羌遂寇漢陽。秋八月，遣行車騎將軍馬防

討平之。

十二月戊寅，有星孛于紫宮。

三年春正月己酉，宗祀明堂。禮畢，登靈臺，望雲物。大赦天下。

三月癸巳，立貴人竇氏爲皇后。賜爵，人二級，三老、孝悌、力田人三級，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；鰥、寡、孤、獨、篤　　、貧不能自存者粟，人五斛。

夏四月己巳，罷常山呼沱石臼河漕。〈石臼，河名也，在今定州唐縣東北。時鄧訓上言此漕難成，遂罷之。漕，水運也，音才到反。〉

行車騎將軍馬防破燒當羌於臨洮。〈臨洮，縣名，屬隴西郡，即今岷山之州。〉

閏月，西域假司馬班超擊姑墨，大破之。〈姑墨，西域國名，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。〉

冬十二月丁酉，以馬防爲車騎將軍。

武陵漊中蠻叛。〈漊，水名，音婁，源出今澧州崇義縣西北山。〉

是歲，零陵獻芝草。

四年春二月庚寅，太尉牟融薨。

夏四月戊子，立皇子慶爲皇太子。賜爵，人二級，三老、孝悌、力田人三級，民無名數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級；鰥、寡、孤、獨、篤　　、貧不能自存者粟，人五斛。

己丑，徙鉅鹿王恭爲江陵王，汝南王暢爲梁王，常山王晛爲淮陽王。辛卯，封皇子伉爲千乘王，〈伉音抗。〉全爲平春王。〈平春，縣，屬江夏郡。〉

五月丙辰，車騎將軍馬防罷。

甲戌，司徒鮑昱爲太尉，南陽太守桓虞爲司徒。〈虞字仲春，馮翊人。〉

六月癸丑，皇太后馬氏崩。秋七月壬戌，葬明德皇太后。

冬，牛大疫。

十一月壬戌，詔曰：「蓋三代導人，教學爲本。〈《前書》曰，三代之道，鄉里有教，夏曰校，殷曰庠，周曰序。〉漢承暴秦，褒顯儒術，建立五經，爲置博士。其後學者精進，雖曰承師，亦別名家。〈言雖承一師之業，其後觸類而長，更爲章句，則別爲一家之學。〉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，學不厭博，故遂立大、小夏侯尚書，後又立京氏易。〈大、小夏侯謂夏侯勝、勝從兄子建也。京氏，京房也。〉至建武中，復置顏氏、嚴氏春秋，大、小戴禮博士。〈嚴氏謂嚴彭祖。顏氏謂顏安樂。大、小戴，戴德、戴聖也。〉此皆所以扶進微學，尊廣道藝也。中元元年詔書，五經章句煩多，議欲減省。至永平元年，長水校尉鯈，〈樊鯈。〉奏言先帝大業，當以時施行。欲使諸儒共正經義，頗令學者得以自助。孔子曰：『學之不講，是吾憂也。』又曰：『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』〈論語文也。講猶習也。篤，厚也。志，記也。言人能博涉學而後識之，切問於己所未悟之事，近思己所能及之事。好學亦仁之一分，故仁在其中矣。〉於戲，其勉之哉！」於是下太常，將、大夫、博士、〈博士屬太常，故云下。〉議郎、郎官及諸生、諸儒會白虎觀，講議五經同異，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，〈《續漢志》曰：「五官中郎將，比二千石。」〉侍中淳于恭奏，帝親稱制臨決，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，〈《前書》：「甘露二年，詔諸儒講五經異同，蕭望之等平奏其議，上親制臨決焉。」又曰：「施讎，甘露中論五經於石渠閣。」《三輔故事》曰：「石渠閣在未央殿北，藏祕書之所。」〉作白虎議奏。〈今白虎通。〉

是歲，甘露降泉陵、洮陽二縣。〈二縣屬零陵郡。泉陵城在今永州零陵縣北。洮陽故城在今湘源縣西北。〉

五年春二月庚辰朔，日有食之。詔曰：「朕新離供養，〈去年馬太后崩。〉愆咎衆著，上天降異，大變隨之。《詩》不云乎：『亦孔之醜。』〈詩小雅曰：「朔月辛卯，日有食之，亦孔之醜。」孔，甚也。醜，惡也。〉又久旱傷麥，憂心慘切。公卿已下，其舉直言極諫、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，遣詣公車，將親覽問焉。其以巖穴爲先，〈《前書》鄒陽曰：「顯巖穴之士。」〉勿取浮華。」

甲申，詔曰：「春秋書『無麥苗』，重之也。〈春秋莊公七年：「秋，大水，無麥苗。」《公羊傳》曰：「一災不書，待無麥然後書無苗。」何休注曰：「不書穀，至麥苗獨書，人食最重也。」〉去秋雨澤不適，今時復旱，如炎如焚。〈炎、焚言熱氣甚。韓詩：「旱魃爲虐，如炎如焚。」〉凶年無時，而爲備未至。朕之不德，上累三光，震慄忉忉，痛心疾首。〈忉音刀。《詩》曰：「憂心忉忉。」又曰：「疢如疾首。」〉前代聖君，博思咨諏，〈咨諏，謀也，音子余反。〉雖降災咎，輒有開匱反風之應。〈武王有疾，周公作請命之書，藏於金匱。後管、蔡流言，成王疑周公，天乃大風，禾木盡偃。成王啟金匱，得書，乃郊天謝過，天乃反風起禾。事見尚書。〉令予小子，徒慘慘而已。其令二千石理冤獄，錄輕繫；禱五嶽四瀆，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，糞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。〈尚書大傳曰：「五嶽皆觸石出雲，膚寸而合，不崇朝而雨天下。」〉務加肅敬焉。」

三月甲寅，詔曰：「孔子曰：『刑罰不中，則人無所措手足。』今吏多不良，擅行喜怒，或案不以罪，迫脅無辜，致令自殺者，一歲且多於斷獄，甚非爲人父母之意也。〈《書》曰：「元后作人父母。」〉有司其議糾舉之。」

荊、豫諸郡兵討破武陵溇中叛蠻。

夏五月辛亥，詔曰：「朕思遲直士，側席異聞。〈遲猶希望也，音持二反。側席謂不正坐，所以待賢良也。〉其先至者，各以發憤吐懣，略聞子大夫之志矣，皆欲置於左右，顧問省納。建武詔書又曰，堯試臣以職，不直以言語筆札。〈書舜典曰：「朕其試哉。」又曰：「歷試諸難。」札，簡也。〉今外官多曠，並可以補任。」

戊辰，太傅趙憙薨。

冬，始行月令迎氣樂。〈《東觀記》曰：「馬防上言，『聖人作樂，所以宣氣致和，順陰陽也。臣愚以爲可因歲首發太蔟之律，奏雅頌之音，以迎和氣。』時以作樂器費多，遂獨行十月迎氣樂也。」〉

是歲，零陵獻芝草。有八黃龍見於泉陵。〈《伏侯古今注》曰：「見零陵泉陵湘水中，相與戲。其二大如馬，有角；六枚大如駒，無角。」〉西域假司馬班超擊疏勒，破之。

六年春二月辛卯，琅邪王京薨。

夏五月辛酉，趙王盱薨。

六月丙辰，太尉鮑昱薨。

辛未晦，日有食之。

秋七月癸巳，以大司農鄧彪爲太尉。

七年春正月，沛王輔、濟南王康、東平王蒼、中山王焉、東海王政、琅邪王宇來朝。

夏六月甲寅，廢皇太子慶爲清河王，立皇子肇爲皇太子。

己未，徙廣平王羨爲西平王。

秋八月，飲酎高廟，禘祭光武皇帝、孝明皇帝。〈前書高廟飲酎，奏武德、五行之舞。音義云：「正月旦作酒，八月成，名曰酎者，言醇也。」武帝時因八月嘗酎，令諸侯出金助祭，所謂酎金也。丁孚漢儀式曰：「九真、交阯、日南者用犀角二，長九寸，若琦瑁甲一；鬱林用象牙一，長三尺已上，若翠羽各二十，準以當金。」〉甲辰，詔：「《書》云『祖考來假』，明哲之祀。〈假音格。格，至也。尚書夔曰：「於！予擊石拊石，搏拊琴瑟以詠，祖考來格。」言明哲祭祀，則能致祖考之神來至。〉予末小子，質又菲薄，仰惟先帝烝烝之情，前修禘祭，以盡孝敬。朕得識昭穆之序，寄遠祖之思。今年大禮復舉，加以先帝之坐，〈言顯宗神坐，今新加之。〉悲傷感懷。樂以迎來，哀以送往，雖祭亡如在，而空虛不知所裁，庶或饗之。豈亡克慎肅雍之臣，辟公之相，〈肅，敬；雍，和；相，助也。詩大雅曰：「有來雍雍，至止肅肅，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。」言百辟諸侯來助祭，皆有肅雍之德，無懈慢也。〉皆助朕之依依。〈依依，思慕之意。〉今賜公錢四十萬，卿半之，及百官執事各有差。」

九月甲戌，幸偃師，東涉卷津，〈卷，縣名，屬河南郡也。卷音丘權反。〉至河內。下詔曰：「車駕行秋稼，觀收穫，因涉郡界。皆精騎輕行，無它輜重。不得輒修道橋，遠離城郭，遣吏逢迎，刺探起居，〈刺探謂候伺也。探音湯勘反。〉出入前後，以爲煩擾。動務省約，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。〈晏子相齊，食脫粟之飯。孔子曰，顏回一瓢飲。〉所過欲令貧弱有利，無違詔書。」遂覽淇園。〈《前書音義》曰：「淇園，衛之苑也。」

〉己酉，進幸鄴，勞饗魏郡守令已下，至于三老、門闌、走卒，賜錢各有差。勞賜常山、趙國吏人，復元氏租賦三歲。辛卯，車駕還宮。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，勿笞，詣邊戍；妻子自隨，占著所在；父母同產欲相從者，恣聽之；有不到者，皆以乏軍興論。〈軍興而致闕乏，當死刑也。〉及犯殊死，一切募下蠶室；其女子宮。繫囚鬼薪、白粲已上，〈《前書》曰：「鬼薪、白粲已上，皆三歲刑也。男子爲鬼薪，取薪以給宗廟。女子爲白粲，使擇米白粲粲然。」〉皆減本罪各一等，輸司寇作。亡命贖：死罪入縑二十匹，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，完城旦至司寇三匹，吏人有罪未發覺，詔書到自告者，半入贖。

冬十月癸丑，西巡狩，幸長安。丙辰，祠高廟，遂有事十一陵。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，〈太上皇，高祖父也，名煓，音它官反，一名執嘉。《三輔黃圖》曰，高祖初都櫟陽，太上皇崩，葬櫟陽北原陵，號萬年，仍分置萬年縣，在今櫟陽東北，故就祭祀焉。〉以中牢祠蕭何、霍光。進幸槐里。岐山得銅器，形似酒罇，獻之。又獲白鹿。帝曰：「上無明天子，下無賢方伯。〈已見明帝紀。〉『人之無良，相怨一方。』〈詩小雅也。良，善也。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，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。義見韓詩。〉斯器亦曷爲來哉？」〈《公羊傳》曰：「孔子抱麟而泣曰：『孰爲來哉？孰爲來哉？』」〉又幸長平，御池陽宮，〈《前書音義》曰：「長平阪在池陽南，有長平觀，去長安五十餘里。」〉東至高陵，造舟於涇而還。〈造，至也。謂次比舟，令相至爲橋而度也。《爾雅》曰：「天子造舟，諸侯維舟，大夫方舟，士特舟。」〉每所到幸，輒會郡縣吏人，勞賜作樂。十一月，詔勞賜河東守、令、掾以下。十二月丁亥，車駕還宮。

是歲，京師及郡國螟。

八年春正月壬辰，東平王蒼薨。三月辛卯，葬東平憲王，賜鑾輅、龍旂。

夏六月，北匈奴大人率衆款塞降。

冬十二月甲午，東巡狩，幸陳留、梁國、淮陽、潁陽。戊申，車駕還宮。

詔曰：「五經剖判，去聖彌遠，章句遺辭，乖疑難正，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，非所以重稽古，求道真也。其令羣儒選高才生，受學左氏、穀梁春秋、古文尚書、毛詩，以扶微學，廣異義焉。」

是歲，京師及郡國螟。

元和元年春正月，中山王焉來朝。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、白雉。〈劉欣明交州記曰：「犀，其毛如豕，蹏有三甲，頭如馬，有三角，鼻上角短，額上、頭上角長。」《異物志》曰：「角中特有光耀，白理如線，自本達末則爲通天犀。」〉

閏月辛丑，濟陰王長薨。

二月甲戌，詔曰：「王者八政，以食爲本，〈尚書洪範八政，一曰食，是爲政本。〉故古者急耕稼之業，致耒耜之勤，〈耒耜，農器也。耒，其柄；耜，其刃。〉節用儲蓄，以備凶災，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飢色。自牛疫已來，穀食連少，良由吏教未至，刺史、二千石不以爲負。〈負猶憂也。〉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，恣聽之。到在所，賜給公田，爲雇耕傭，賃種　　，〈　　，糧也，古餉字，音式上反。〉貰與田器，勿收租五歲，除算三年。其後欲還本鄉者，勿禁。」

夏四月己卯，分東平國，封憲王蒼子尚爲任城王。

六月辛酉，沛王輔薨。

秋七月丁未，詔曰：「律云『掠者唯得榜、笞、立』。〈《蒼頡篇》曰：「掠，問也。」《廣雅》曰：「榜，擊也，音彭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笞，擊也。」立謂立而考訊之。〉又令丙，箠長短有數。〈令丙爲篇之次也。《前書音義》曰：「令有先後，有令甲，令乙，令丙。」又景帝，京師定箠令，箠長五尺，本大一寸，其竹也末薄半寸，其平去節，故曰長短有數也。〉自徃者大獄已來，掠考多酷，鉆鑽之屬，〈大獄謂楚王英等事也。鉆音其廉反。《說文》曰：「鉆，鉗也。」《國語》曰：「中刑用鑽鑿。」皆謂慘酷其肌膚也。〉慘苦無極。念其痛毒，怵然動心。《書》曰『鞭作官刑』，豈云若此？〈孔安國注《尚書》曰：「以鞭爲理官事之刑。」〉宜及秋冬理獄，明爲其禁。」

八月甲子，太尉鄧彪罷，大司農鄭弘爲太尉。

癸酉，詔曰：「朕道化不德，吏政失和，元元未諭，抵罪於下。寇賊爭心不息，邊野邑屋不修。〈「修」或作「充」。〉永惟庶事，思稽厥衷，與凡百君子，共弘斯道。中心悠悠，將何以寄？其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。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，勿笞，詣邊縣；妻子自隨，占著在所。其犯殊死，一切募下蠶室；其女子宮。繫囚鬼薪、白粲以上，皆

減本罪一等，輸司寇作。亡命者贖，各有差。」

丁酉，南巡狩，詔所經道上，郡縣無得設儲跱。〈儲，積也。跱，具也。言不預有蓄備。〉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。〈柱音竹主反。〉有遣使奉迎、探知起居，二千石當坐。其賜鰥、寡、孤、獨、不能自存者粟，人五斛。

九月乙未，東平王忠薨。

辛丑，幸章陵，祠舊宅園廟，見宗室故人，賞賜各有差。冬十月己未，進幸江陵，詔廬江太守祠南嶽，又詔長沙、零陵太守祠長沙定王、春陵節侯、鬱林府君。還，幸宛。十一月己丑，車駕還宮，賜從者各有差。

十二月壬子，詔曰：「《書》云：『父不慈，子不祗，兄不友，弟不恭，不相及也。』〈祗，敬也。左傳胥臣云：「康誥曰：『父不慈，子不祗，兄不友，弟不恭，不相及也。』」今康誥之言，事同而文異。〉往者妖言大獄，所及廣遠，一人犯罪，禁至三屬，〈即三族也。謂父族、母族及妻族。〉莫得垂纓仕宦王朝。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，朕甚憐之，非所謂與之更始也。諸以前妖惡禁錮者，一皆蠲除之，〈《左傳》曰：「以重幣錮之。」杜預注曰：「禁錮勿令仕也。」〉以明弃咎之路，但不得在宿衛而已。」

二年春正月乙酉，詔曰：「令云『人有產子者復，勿算三歲』。今諸懷　　者，〈《說文》曰：「　　，孕也。」〉賜胎養穀人三斛，復其夫，勿算一歲，著以爲令。」又詔三公曰：「方春生養，萬物孚甲，〈《前書音義》曰：「孚，葉裏白皮也。」《易》曰「百果甲坼」也。〉宜助萌陽，以育時物。其令有司，罪非殊死且勿案驗，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，〈條，事條也。〉冀以息事寧人，敬奉天氣。立秋如故。夫俗吏矯飾外貌，似是而非，揆之人事則悅耳，論之陰陽則傷化，朕甚嬰之，甚苦之。安靜之吏，悃愊無華，〈《說文》云：「悃愊，至誠也。」悃音苦本反。愊音孚逼反。〉日計不足，月計有餘。〈莊子曰：「有庚桑子者，偏得老聃之道，以居畏壘之山。畏壘之人相與云：『庚桑子之始來，吾洒然異之；今吾日計之不足，歲計之有餘，庶幾其聖人乎？』」〉如襄城令劉方，〈方字伯況，平原人。〉吏人同聲謂之不煩，雖未有它異，斯亦殆近之矣。閒勑二千石各尚寬明，而今富姦行賂於下，貪吏枉法於上，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，甚大逆也。夫以苛爲察，以刻爲明，以輕爲德，以重爲威，四者或興，則下有怨心。吾詔書數下，冠蓋接道，而吏不加理，人或失職，其咎安在？勉思舊令，稱朕意焉。」

二月甲寅，始用四分歷。〈《續漢書》曰：「時待詔張盛、京房、鮑業等以四分歷請與待詔楊岑等共課歲餘，盛等所中多，四分之歷始頗施行。」〉

詔曰：「今山川鬼神應典禮者，尚未咸秩。〈咸，皆也。秩，序也。言山川之神尚未次序而祭之。《書》曰：「咸秩無文。」〉其議增修羣祀，以祈豐年。」

丙辰，東巡狩。己未，鳳皇集肥城。〈肥城，縣名，屬太山郡，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。〉乙丑，帝耕於定陶。詔曰：「三老，尊年也。孝悌，淑行也。力田，勤勞也。國家甚休之。其賜帛人一匹，勉率農功。」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。〈成陽，縣，屬濟陰郡。郭緣生《述征記》曰：「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，上有祠廟。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大母。」〉辛未，幸太山，柴告岱宗。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，經祠壇上，東北過于宮屋，翱翔升降。進幸奉高。壬申，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。〈《前書》曰：「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，中有一殿，四面無壁，以茅蓋，通水，水圜宮垣爲複道；上有樓，從西南入，名曰崐崘，以拜祀上帝。於是上作明堂於汶上，如帶圖焉。」汶水出太山朱虛縣萊蕪山。〉癸酉，告祠二祖、四宗，〈二祖謂高祖、世祖。四宗謂文帝爲太宗，武帝爲世宗，宣帝爲中宗，明帝爲顯宗。〉大會外內羣臣。丙子，詔曰：「朕巡狩岱宗，柴望山川，告祀明堂，以章先勳。其二王之後，〈《禮記》曰：「存二王之後，尊賢不過二代。」《公羊傳》曰：「存二王之後，所以通三正也。」漢之二王，殷、周之後也。〉先聖之胤，〈《東觀記》曰：「孔子後褒成侯等咸來助祭。」〉東后蕃衞，〈東后謂東方國君也。諸侯爲天子藩屏，故曰藩衞。〉伯父伯兄，仲叔季弟，幼子童孫，〈尚書呂刑文。皆天子同姓諸侯，有父叔兄弟子孫列者，故總而言之。〉百僚從臣，宗室衆子，要荒四裔，〈要、荒，二服名。要服去王城二千里，荒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。要者，言可要束以文教。荒者，言其荒忽無常也。裔，遠也。謂荒服之外也。〉沙漠之北，葱領之西，〈《西河舊事》曰：「葱領，山名，在敦煌西。其山高大多葱，故以爲名焉。」〉冒耏之類，〈字《書》曰：「耏，多須貌，音而。」言須鬢多，蒙冒其面。或曰，西域人多著冒而須長，故舉以爲言也。〉跋涉懸度，〈草行曰跋，水行曰涉。左傳子太叔曰：「跋涉山川。」《西域傳》曰：「懸度者，石山也。溪谷不通，以繩索相引而度，去陽關五千八百五十里。」〉陵踐阻絕，駿奔郊畤，〈駿，疾也，音俊。尚書「駿奔走」。在廟郊畤，祭天處也。《前書音義》曰：「畤，神靈之居止者。」〉咸來助祭。祖宗功德，延及朕躬。予一人空虛多疚，纂承尊明，〈疚，病也。纂，繼也。〉盥洗享薦，慙愧祗慄。詩不云乎：『君子如祉，亂庶遄已。』〈詩小雅。遄，速也。已，止也。祉，福也。鄭玄注云：「福者，福賢者，謂爵祿之也。如此，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。」〉歷數既從，靈燿著明，〈歷數既從，謂行四分歷也。靈燿著明，謂日月貞明。〉亦欲與士

大夫同心自新。其大赦天下。諸犯罪不當得赦者，皆除之。復博、奉高、嬴，無出今年田租、芻稾。」戊寅，進幸濟南。〈濟南，縣名，故城在今淄州長山縣西北。〉三月己丑，進幸魯，祠東海恭王陵。庚寅，祠孔子於闕里，及七十二弟子，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。壬辰，進幸東平，祠憲王陵。〈陵在今鄆州須昌縣東。〉甲午，遣使者祠定陶太后、恭王陵。〈太后即元帝傅昭儀也。定陶恭王康，其陵在今曹州濟陰縣北。〉乙未，幸東阿，北登太行山，至天井關。〈在今澤州晉城縣南，今太行山上，關南有天井泉三所也。〉夏四月乙巳，客星入紫宮。乙卯，車駕還宮。庚申，假于祖禰，〈假，至也，音格。禰，父廟。《易》曰：「王假有廟。」〉告祠高廟。

五月戊申，詔曰：「乃者鳳皇、黃龍、鸞鳥比集七郡，〈孫柔之《瑞應圖》曰：「鸞鳥者，赤神之精，鳳皇之佐。雞身赤尾，色亦被五彩，鳴中五音。人君進退有度，親疏有序，則至也。」比，頻也。〉或一郡再見，及白烏、神雀、甘露屢臻。祖宗舊事，或班恩施。〈武帝時芝草生于甘泉宮，宣帝時嘉穀玄稷降于郡國，神雀仍集，皆大赦天下。〉其賜天下吏爵，人三級；高年、鰥、寡、孤、獨帛，人一匹。經曰：「無侮鰥寡，惠此煢獨。』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，〈《前書音義》：「蘇林曰，男賜爵，女子賜牛酒。姚察云，女子謂賜爵者之妻。」史記封禪書：「百戶牛一頭，酒十石。」臣賢案：此女子百戶，若是戶頭之妻，不得更稱爲戶；此謂女戶頭，即今之女戶也。天下稱慶，恩當普洽，所以男戶賜爵，女子賜牛酒。〉令天下大酺五日。賜公卿已下錢帛各有差；及洛陽人當酺者布，戶一匹，城外三戶共一匹。賜博士員弟子見在太學者布，人三匹。令郡國上明經者，口十萬以上五人，不滿十萬三人。」

改廬江爲六安國，江陵復爲南郡。〈建初四年改爲江陵國，今又復之。〉徙江陵王恭爲六安王。

秋七月庚子，詔曰：「春秋於春每月書『王』者，重三正，慎三微也。〈三正謂天、地、人之正。所以有三者，由有三微之月，王者所當奉而成之。禮緯曰：「正朔三而改，文質再而復。三微者，三正之始，萬物皆微，物色不同，故王者取法焉。十一月，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，色皆赤。赤者陽氣，故周爲天正，色尚赤。十二月，萬物始牙而色白。白者陰氣，故殷爲地正，色尚白。十三月，萬物孚甲而出，其色皆黑，人得加功展業，故夏爲人正，色尚黑。」尚書大傳曰：「夏十三月爲正，平旦爲朔。殷以十二月爲正，雞鳴爲朔。周以十一月爲正，夜半爲朔。」必以三微之月爲正者，當爾之時，物皆尚微，王者受命，當扶微理弱，奉成之義也。〉律十二月立春，不以報囚。〈報猶論也。立春陽氣至，可以施生，故不論囚。〉月令冬至之後，有順陽助生之文，〈月令仲冬：「是

月也，日短至，陰陽爭，諸生蕩，君子身欲寧，事欲靜，以待陰陽之所定也。」〉而無鞫獄斷刑之政。朕咨訪儒雅，稽之典籍，以爲王者生殺，宜順時氣。其定律，無以十一月、十二月報囚。」

九月壬辰，詔：「鳳皇、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。〈《東觀記》曰：「鳳皇見肥城句窳亭槐樹上。」《古今注》云：「黃龍見洛陽元延亭部。」窳音庾。〉加賜男子爵，人二級；先見者帛二十匹，近者三匹，太守三十匹，令、長十五匹，丞、尉半之。《詩》云：『雖無德與汝，式歌且舞。』〈詩小雅也。取雖無大德，要有喜悅之心，欲歌舞也。式，用也。〉它如賜爵故事。」

丙申，徵濟南王康、中山王焉會烝祭。

冬十一月壬辰，日南至，初閉關梁。〈《易》曰：「先王以至日閉關，商旅不行。」王弼注曰：「冬至陰之復，夏至陽之復，故爲復即至於寂然大靜，先王則天地而行者也。」〉

三年春正月乙酉，詔曰：「蓋君人者，視民如父母，有憯怛之憂，有忠和之教，匍匐之救。〈《周禮》：「鄉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，一曰六德，謂智、仁、聖、義、忠、和。」詩鄘風曰：「凡民有喪，匍匐救之。」〉其嬰兒無父母親屬，及有子不能養食者，稟給如律。」

丙申，北巡狩，濟南王康、中山王焉、西平王羨、六安王恭、樂成王黨、淮陽王昞、任城王尚、沛王定皆從。辛丑，帝耕于懷。

二月壬寅，告常山、魏郡、清河、鉅鹿、平原、東平郡太守、相曰：「朕惟巡狩之制，以宣聲教，考同遐迹，解釋怨結也。今『四國無政，不用其良』，〈詩小雅曰：「日月告凶，不用其行。四國無政，不用其良。」言四方之國無政者，由天子不用善人也。〉駕言出游，欲親知其劇易。前祠園陵，遂望祀華、霍，〈華、霍，山名也。在今廬江灊縣西南，亦名天柱山。《爾雅》曰華山爲西嶽，霍山爲南嶽。〉東柴岱宗，爲人祈福。今將禮常山，遂徂北土，歷魏郡，經平原，升踐隄防，詢訪耆老，咸曰『往者汴門未作，深者成淵，淺則泥塗』。追惟先帝勤人之德，〈謂永平十二年修汴渠。〉厎績遠圖，復禹弘業，〈《尚書》曰：「覃懷厎績。」孔安國注云：「厎，置；績，功也。」遠圖猶長筭也。言能復禹爲理水之大功。〉聖跡滂流，至于海表。不克堂構，朕甚慙焉。〈《

尚書》曰：「若考作室，既底法，厥子乃不肯堂，矧肯構。」〉月令，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。〈月令：「孟春之月，善相丘陵、阪險、原隰土地所宜，五穀所殖，以教導人，必躬親之，田事既飭。」〉今肥田尚多，未有墾闢。其悉以賦貧民，給與糧種，務盡地力，勿令游手。所過縣邑，聽半入今年田租，以勸農夫之勞。」

乙丑，勑侍御史、司空曰：「方春，所過無得有所伐殺。車可以引避，引避之；騑馬可輟解，輟解之。〈夾轅者爲服馬，服馬外爲騑馬。〉《詩》云：『敦彼行葦，牛羊勿踐履。』〈詩大雅云。鄭玄注云：「敦敦然道旁之葦，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，況於人乎！」〉禮，人君伐一草木不時，謂之不孝。〈禮記孔子曰：「伐一樹，殺一獸，不以其時，非孝也。」〉俗知順人，莫知順天。其明稱朕意。」

戊辰，進幸中山，遣使者祠北嶽，出長城。〈史記，蒙恬爲秦築長城，西自臨洮，東至海。〉癸酉，還幸元氏，祠光武、顯宗於縣舍正堂；明日又祠顯宗于始生堂，〈明帝生于常山元氏傳舍也。〉皆奏樂。三月丙子，詔高邑令祠光武於即位壇。復元氏七年傜役。己卯，進幸趙。庚辰，祠房山於靈壽。〈靈壽，縣名，屬常山郡，今恒州縣也。房山在今恒州房山縣西北，俗名王母山，上有王母祠。〉辛卯，車駕還宮。賜從行者各有差。

夏四月丙寅，太尉鄭弘免，大司農宋由爲太尉。〈由字叔路，長安人。〉

五月丙子，司空弟五倫罷，太僕袁安爲司空。

秋八月乙丑，幸安邑，觀鹽池。〈許慎云：「河東鹽池，袤五十一里，廣七里，周百一十六里。」今蒲州虞鄉縣西。〉九月，至自安邑。

冬十月，北海王基薨。

燒當羌叛，寇隴西。

是歲，西域長史班超擊斬疏勒王。

章和元年春三月，護羌校尉傅育追擊叛羌，戰歿。

夏四月丙子，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，詣金城戍。

六月戊辰，司徒桓虞免。癸卯，司空袁安爲司徒，光祿勳任隗爲司空。〈桓虞字仲春，馮翊萬年人。隗字仲和，南陽宛人。〉

秋七月癸卯，齊王晃有罪，貶爲蕪湖侯。〈蕪湖，縣名，屬丹陽，故城在今宣州當塗縣東南。〉壬子，淮陽王暎薨。

鮮卑擊破北單于，斬之。

燒當羌寇金城，護羌校尉劉盱討之，斬其渠帥。

壬戌，詔曰：「朕聞明君之德，啟迪鴻化，緝熙康乂，光照六幽，〈緝熙，光明也。六幽謂六合幽隱之處也。〉訖惟人亩，靡不率俾，仁風翔于海表，威霆行乎鬼區。〈鬼區即鬼方。〉然後敬恭明祀，膺五福之慶，獲來儀之貺。〈尚書五福：一曰壽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寧，四曰攸好德，五曰考終命。來儀謂鳳也。《書》曰：「鳳皇來儀。」〉朕以不德，受祖宗弘烈。乃者鳳皇仍集，麒麟並臻，甘露宵降，嘉穀滋生，芝草之類，歲月不絕。朕夙夜祗畏上天，無以彰于先功。今改元和四年爲章和元年。」

秋，令是月養衰老，授几杖，行糜粥飲食。〈月令仲秋之令。〉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，以爲醴酪。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，皆減死，勿笞，詣金城戍。

八月癸酉，南巡狩。壬午，遣使者祠昭靈后於小黃園。〈小黃，縣，屬陳留郡，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。漢舊儀曰：「昭靈后，高祖母，起兵時死小黃北，後爲作園廟于小黃柵。」陳留風俗傳曰：「沛公起兵野戰，喪皇妣于黃鄉。天下平定。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，於是丹蛇在水，自洒濯之，入于梓宮，其浴處有遺髮，故謚曰昭靈夫人。」〉甲申，徵任城王尚會睢陽。戊子，幸梁。己丑，遣使祠沛高原廟，豐枌榆社。〈《前書音義》曰：「枌，白榆。高祖里社在豐縣東北十五里。」原廟，解見光武紀。〉乙未，幸沛，祠獻王陵，徵會東海王政。乙未晦，日有食之。九月庚子，幸彭城，東海王政、沛王定、任城王尚皆從。辛亥，幸壽春。壬子，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，詣金城戍；犯殊死者，一切募下蠶室；其女子宮；繫囚鬼薪、白粲已上，減罪一等，輸司寇作。亡命者贖：死罪縑二十匹，右趾至髡鉗城旦舂七匹，完城旦至司寇三匹；吏民犯罪未發覺，詔書到自告者，半入贖。復封阜陵侯延爲阜陵王。己未，幸汝陰。〈縣名，屬汝南郡，今潁川縣。〉冬十月丙子，車駕還宮。

北匈奴屋蘭儲等率衆降。

是歲，西域長史班超擊莎車，大破之。月氏國遣使獻扶拔、師子。〈扶拔，似麟無角。拔音步末反。〉

二年春正月，濟南王康、阜陵王延、中山王焉來朝。

壬辰、帝崩於章德前殿，年三十三。遺詔無起寢廟，一如先帝法制。

論曰：魏文帝稱「明帝察察，章帝長者」。〈以上華嶠之辭。〉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，事從寬厚。感陳寵之義，除慘獄之科。〈寵時爲尚書，以吏政嚴切，乃上書除慘酷之科五十餘條，具本傳也。〉深元元之愛，著胎養之令。〈元和二年令，諸懷妊者賜穀，人三斛。〉奉承明德太后，盡心孝道。割裂名都，以崇建周親。〈周，至也。〉平傜簡賦，而人賴其慶。又體之以忠恕，文之以禮樂。故乃蕃輔克諧，羣后德讓。謂之長者，不亦宜乎！在位十三年，郡國所上符瑞，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。烏呼懋哉！〈懋，美也。〉

贊曰：肅宗濟濟，天性愷悌。於穆后德，諒惟淵體。〈於穆，歎美也。《尚書》曰「齊聖廣淵」也。〉左右藝文，斟酌律禮。〈藝文謂諸儒講五經同異，帝親稱制論決也。律謂詔云「立春不以報囚」也。禮謂修禘祫，登靈臺之屬。〉思服帝道，弘此長懋。儒館獻歌，戎亭虛候。〈獻歌謂崔駰游太學時上四巡等頌。〉氣調時豫，憲平人富。